



凭吊台儿庄

■ 武俊岭

第一次去台儿庄,是在2017年。彼时,我先到台儿庄老火车站,在李宗仁于台儿庄大捷后留影的站牌前拍照,后去参观李宗仁资料馆。一系列的图片资料,再现了这位广西军人的一生。影像资料,则着重介绍了李宗仁回归祖国后的事迹。随后,我们参观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。

参观展览时,我对着一张地图久久观看,这是一张台儿庄大战序幕战形势图。先看淮河,在那里,韦云淞、于学忠等将军殊死奋战,把由南京渡江北上的倭倭六所部挡在了淮河南岸。再看临沂,在那里,张自忠、庞炳勋二将把骄狂不可一世的坂垣征四郎所部杀得狼狽逃窜。最后看滕县。滕县地

清浅秋日,每每徜徉小城街头,总会看见炕红薯、煮黏糯玉米、做桂花糖藕的小摊,香气扑鼻,令人垂涎欲滴。那低沉沙哑的吆喝声,衬着凄迷暮色,彰显几许人间烟火气息,也渗透几许苍凉和落寞。

而我的思绪,总是不期然地飘回到故园的田垄陌头。

故园的玉米,比肩而立,似一排排天然的绿篱笆,把一畦畦青菜、南瓜、黄豆和水稻巧妙地隔开。玉米的绿,莹透明艳,像采集了天地之光的那种幽邃之绿。玉米婷婷婷婷,就像明清小品文,节节段段都精彩。玉米们立田野里,身着碧衣,手持长长褐色胡须,像得道的世外高人,令人肃然起敬。

田间的玉米,总喜欢在静美的夜晚铺展温柔,然后用蓄满的激情构思粒粒珠贝,清清俊俊地修饰新娘的眉眼。在呢哝的秋虫和聒噪的秋蝉中,玉米愈发丰满,在风中发出飒飒脆响,伴随着稻田里的潺潺田水声,故园在秋天风度翩翩,激情洋溢。

孩提时代,我们在玉米丛中忘情地疯闹着,把

接曲阜、邹县,是一个典型的孔孟之乡。王铭章师长带领部队,以“城亡与亡”的决心抗击沿津浦线南下的矶谷廉介师团一部。王部在两千人对一万人的绝对劣势之下,在滕县坚持了三天。最后,城池被日本军队攻破。王铭章腹部中弹,最后高呼“抗战到底”,举枪自戕。

如果没有台儿庄南、东北、北三个方向上的英勇抵抗,三路日本大军将会师于徐州地区。那样的话,也就不会有台儿庄大捷了。

台儿庄的死守,是这场战役最为惨烈、最为让人动容的部分。固守台儿庄的71师以绝对的劣势抗击日本军队。71师师长池峰城下令炸掉运河浮桥之后,组织了一支57人的敢死队,死命夺回了台儿庄的西北角。将士们冲锋之前,愤然将手中的银元摔在地上,说:“我们连命都不要了,还要什么钱呢?”是啊,这时,激荡于他们心中的,唯有一腔报国的热血;别的,还能有什么呢?池峰城的上司孙连仲对他说:“士兵打完了你填上去,你死了,我就填上去。”台儿庄的几处地方先后被日本军队攻入,但最后都被将士们驱逐出去。

池峰城的死守,为台儿庄外围的运动战赢得了时间。日本军队既攻不破台儿庄,又在庄外受到有效打击,不得已,只好仓皇北窜。台儿庄大战,胜利了。

应该感谢荷兰的三位电影、新闻工作者,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,拍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。影像共有三部分,先后在三个电视机里播放。

第一部分为争占西北角。将士们冒着密集的火力,勇往直前,直扑敌阵。接近成功时,喊杀声强烈地刺激着我的耳膜,让我浑身如打冷战一

清秋玉米慰乡愁

■ 宫凤华

玉米胡须移植到脸上,汗水混合着灰尘绘成了大花脸。我们一有闲暇,便窜到田里掰几根玉米,回家让母亲放进粥锅里煮,晚上便可啃到玉米解解馋。有时放进锅膛火灰里炕玉米,吃成个大花脸。

清水煮嫩玉米是最本真的吃法。玉米在铁锅里舞蹈,逼仄土灶间清香缭绕。咬嚼之,柔韧清甜。玉米也可切成段,掺进冬瓜排骨里煨汤,捧碗吮吸,味蕾立陷鲜美的沼泽中。母亲还会用玉米糊做玉米饼。在铁锅里摊熟透的玉米饼,两面金黄,油光锃亮,边缘焦黄,中间起孔,散发着阵阵清香。轻咬一口,满嘴都是温甜糯腻的香,味道纯正,口感清爽,感觉寻常日子竟是这般的温柔可亲。

办红白喜事的人家,餐桌上总有玉米炒虾仁豌豆、玉米炒鸡丁等佳肴,令食客们领略到温暖的田园风情。玉米缨子又称“龙须”,烧水喝,就是“龙须茶”,老辈人说它“有利尿消肿的功效”。

顶不住秋阳的暴晒,嫩玉米过几天就老熟结实了。玉米秸秆已被晒干水分,如柴禾一般。干爽的玉米叶,如蝉翼般在风中作响,令人心生怜爱与欣

何必苦营八阵图

■ 朱海波

无的放矢,不看对象;语言无味,像个瘪三;甲乙丙丁,开中药铺,等等,大家看那些“八阵图”式的文章与以上描述何其相似。

生活是火热的,群众的创新创造无时不在发生,文章要生动地反映生活和创新发展,也应是生机勃勃的,“八阵图”式的文章非要那些对仗句、排比句把活生生的文字束缚起来,给它们穿上一层厚厚的铠甲,结果就是把文章的生气给淹没了。我们且不论那些对仗句、排比句好不好,退一万步讲,即便是好,也不能用起来没完,再好的饭,天天吃也腻了,再好看的衣服,天天穿也烦了,道理是一样的。

写文章最忌千人一面,最喜个性张扬。写林黛玉就是林黛玉,而不是薛宝钗和凤姐,这就是个性鲜明,《红楼梦》里这么多人物,如果写谁不像谁,岂不成了一锅浆糊?写景也是这样,写西湖就是西湖,而不是大明湖或昆明湖,写泰山就是泰山,而不是华山或衡山。《故都的秋》一谈就是北平之秋,而不是济南、长春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秋天,这就是个性鲜明。

人物有了个性就容易被记住,文章也是这样。写出有个性的文章来是不易的,需要深入生活,用心观察、思考,认真调查研究才行,不想投入精力而希望写出生机勃勃的文章,犹如不耕地而求获、不吃饭而求饱一样,是不可能的。著名作曲

样。这声音,以霹雳轰顶、大水溃堤的力度深深地震撼了我。一时间,我呆住了,站在那里,不知往前迈了步。

第二部分为肃清残敌。台儿庄内,中国士兵用机枪向残留的日本士兵猛烈扫射。庄外的平原上,士兵们快速追击。这样的画面,看后感到痛快极了。

第三部分为日军暴行与武汉欢庆胜利。日本军队在台儿庄北面的一个村庄,一口气残杀了97个无辜百姓。这些禽兽行为,令人发指。武汉,十万人举着旗帜参加游行,欢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。伴随着画面,有这么一句话:“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。”

是啊,我们这个民族是够伟大的。不说别的,只在抗击侵略上,哪一个朝代没有出现过英雄人物呢?清有邓世昌、关天培等人,明有袁崇焕、史可法等,宋有岳武穆、文天祥等人,汉有卫青……

对比一下历史,或许可以明白一点什么。

日本于1868年进行“明治维新”,从此开始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快速奔跑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,经济、军事实力就已很强大了。一战后的发展,更是一帆风顺。而中国呢,列强环伺、内战不休。好不容易消灭了帝制,却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。

就是在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,中日开战了。这样,中国军队中的高级将领,捐躯的可能性就增加了。仅台儿庄一役,就有王铭章、刘震东等将军阵亡。

有大量英雄出现的民族,当然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了。

但我想说,在一定程度上,他们死于国家的贫穷与积弱。如果中日双方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别不大的话,他们是不会那么容易死去的。

在展览里,我看到一幅名为深闺春梦的“情侣照”,相片上的日本女子才十九岁。这位女子的恋人把收到的相片珍藏在衣袋里,可仅仅一个多月后,他就死去了。战争,使得年轻的生命美梦成空、春梦不圆。这真的是罪过,可恶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过!

纪念馆内,除了展览外,还有全景馆、影像馆。从台儿庄回来好长时间,心情难以平静下来。将士们那高亢的喊杀声至今仍萦绕耳畔。它督促着我们,必须尽快地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起来。不容懈怠、不容苟且。

杀声在耳,警觉在心。

喜。掰下玉米后,剥去皮,吊在南墙屋檐下或低矮的枝丫间晒干。放在簸箕或筛子里用锥子揉搓。用机器打碎了,制成玉米糝,可熬粥,佐以腌冬瓜子、苋菜梗,成为消暑佳品。贮藏起来,冬天可炸上一锅爆米花。晒干的玉米秸秆是猪和牛的饲料,也可用来沤芋头。剥剩的玉米茎子晒干,乡亲们可用来烧火。

栖居小城,沐浴凉爽秋风,每每看见小摊上摆放整齐的玉米,一股乡愁倏忽传遍全身。卖玉米的村妇健硕爽朗,剥开的玉米露出丰盈瓷实的身段。玉米叶则静静地平躺着,犹如一幅淡雅的水墨小品。

在这清浅秋日,青葱玉米和金黄玉米,成为点缀故园田埂沟边怡神悦目的一景,成为寻常人家庭院木桌上和高档酒店餐桌上的一道玉盘珍馐。

掰玉米、炕玉米、搓玉米和晒玉米的情形,犹如一幅精美绝伦的工笔画,镌刻在我的心壁上,清晰而持久。那浓郁的清香,滋润着我的乡愁,让我在喧嚣的尘世保持一份悠远的淡定和淳朴。

家王立平用了四年时间创作了13首《红楼梦》音乐,单是一首《葬花吟》就用了一年零九个月,就是一个例子。那些“八阵图”式的文章没把表面功夫做到位,只会在那上面作文章,下的是笨功夫——当然造那些对仗工整的句式也是颇费周折的。前者因为不易,才让人击节叫好,后者因为不难,才让人视如草芥。

文风是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折射,也可以说是一个窗口。全社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,文风就扎实,文章就“短实新”,言之有物,反之,社会风气喧嚣浮躁,反映到文风上就是“假大空”,就是“八阵图”盛行。把“八阵图”式的文章扔到烂泥塘里,就要以长期主义对抗社会浮躁,静下心、俯下身,日拱一卒,真正把写文章当成重要的事来干。

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文章写得好,不只是因为高超的写作技巧,也不是有过人的才华,而是写文章的人真正敬畏读者、敬畏文字,把每篇文章都用洪荒之力来写。艾青所言: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因为心中有爱,所以笔下才有千钧之力。

走进火热的生活,发现生活之美,包括感悟生活之痛,文章就会活色生香。没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群众的尊重,就只会无病呻吟,拿“八阵图”式的文章来搪塞读者。

粉笔灰中的背影

■ 叶正尹

九月的晨风带着恰到好处凉意,疏朗的樟树叶在校园小径上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梧桐叶缘刚刚泛起浅黄,预备铃还未响起,那些熟悉的身影便已出现在教学楼走廊。

教语文的李老师总是最早到办公室。用了十几年的保温杯里泡着胖大海,杯身“优秀教师”的字样已模糊难辨。他习惯提前半小时擦净黑板,摆正学生送的地球仪,然后在讲台前静静站立。

他的西装袖口虽已磨破,却始终熨烫平整。写板书时总爱踮起脚尖,努力把字写得更高。粉笔灰染白了他的肩头,也悄然染白了两鬓。下课后,他总会叫住几个学生,用红笔在卷子细致勾画:“从这个角度理解是否更清晰?”

这样的教师每所学校都有。教政治的刘老师总爱捧着一个巨大的、泡着不知名润喉药材的玻璃杯,讲到激动处会猛地喝上一口,成为学生们私下模仿的经典动作;教体育的秦老师总是将干净的哨绳挂在脖子上,他那声穿透操场的“再来一遍!”是许多学生关于毅力的最初记忆;教信息技术的林老师则习惯性地推着眼镜,俯身在每一个遇到困难的学生身旁,屏幕的微光映照着他半张脸,构成了数字时代里最温暖的剪影。就连值班室里常后勤的孙师傅,也总在腰间挂个工具包,巡楼时顺手修好松动的门把手、吱呀作响的窗扇,用另一种方式默默守护着校园的运转。

午休时的办公室最是热闹。教师们围着教案讨论,保温饭盒常被遗忘在角落。往届学生突然来访时,他们总能脱口叫出名字,甚至记得其当年坐在第几排。

放学后校园渐归宁静,唯有办公室灯火依旧。红笔划过纸页的沙声与窗外梧桐叶的摇曳声交织相伴。保安巡逻时轻叩门扉:“李老师,又这么晚?”他们应声时,收拾东西的动作却依旧从容。

这些身影平凡如校园里的梧桐,默然见证着四季轮回。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会被诸报端,却深深烙在学生的记忆里。或许是那次耐心的课后辅导,或许是考试前放在桌上的写满鼓励话语的卡片,又或许是毕业时那个紧紧的拥抱。

当教师节的喧闹渐渐平息,这些背影依旧准时出现在晨光熹微中。那些被粉笔灰染白的岁月,最终都化作照亮前路的光芒——这也许就是教师这个职业最深刻的浪漫所在。

就是那只蟋蟀

■ 王同举

月亮晃悠悠地攀上半空,洒下漫天清辉。凉风裹着桂子的清香一阵阵吹过,将篱笆墙的影子吹得忽远忽近。我在院子里闲坐,耳畔忽然传来一阵细碎的“唧唧”声,时断时续,像是谁在轻轻地拨弄着丝弦。

循声而去,俯身细看,是一只蟋蟀,正伏在墙根下吟唱,节奏时而急促如雨点敲窗,时而舒缓似流水绕石;鸣声清透,自墙角向四周漫开,仿佛要把整个秋天的心事都唱进无边的夜色里。

蟋蟀是秋夜里最执着的歌手,从日头西坠唱到月上柳梢。在乡下,场院边的柴垛里、田埂旁的草丛里、墙角的瓦砾堆中,到处都流淌着它们的歌声。儿时,我和小伙伴们常趁着月光捉蟋蟀。蟋蟀在草丛里吟唱,我们的小身影在泥地上晃。哪里有蛩鸣响起,哪里就有趴在地上的小脑袋。我们轻手轻脚地靠近蟋蟀,张开双手朝声晌处猛地一扑,一只蟋蟀就落入掌心。我们把捉来的蟋蟀放进小竹笼里,搁在窗台上,夜里枕着“唧唧复唧唧”的声儿入眠。偶尔夜半醒来,看见笼子里的蟋蟀敛着翅膀歇着,总担心它活不到天亮,就拎起竹笼来到院子里。竹笼盖一掀开,蟋蟀立即蹦蹦跳跳地窜向草丛,瞬间就亮起了嗓子。那时,我总疑心蟋蟀是田间的庄稼化身而成的,不然,为何它一挨着泥土就能恢复生气呢。

古人笔下的蛩鸣总带着几分怅然与落寞。杜甫在《促织》中写“促织甚微细,哀音何动人”,听蛩鸣而起乡愁;陆游一句“促织已催秋夜永,清砧更觉暮寒生”,更是将秋夜的孤寂揉进了虫声里。人总爱把心事托付给虫鸣,好像蟋蟀也懂得人世悲欢。然而蟋蟀们并不懂诗里的愁怨,只是循着时节吟唱,为生存,为繁衍,为短暂的生命寻一个出口。这又有什么要紧?世间的共情本就不必事事相通,只需一声声蛩鸣,把秋风揉碎,把月色敲成点点星光,把人唱得心里发软。

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从羽化成虫到生命终结,蟋蟀存世不过一百天的时光,可生命的珍贵不在长短,而在认真地活过。有人活得轰轰烈烈,像盛夏的惊雷;有人过得平平淡淡,如秋夜的蛩鸣。可谁又能说微细的“唧唧”声就不比惊雷更动人?像蟋蟀那样,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认真地吟唱,努力地活着,便不负时光。

想起家乡的那些农人,性子也和蟋蟀一样,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土地上俯身劳作: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,一辈子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,却凭着一股韧劲,把生活的滋味都熬进了一粥一饭、一种一收里,把每一天都过得踏踏实实。

月挂中天,夜已深,桂香愈浓,墙角的那只蟋蟀依然在不加疲倦地歌唱,“唧唧”声随风漫过篱笆墙,漫过远处的稻田,融进了无边的夜色里。流沙河写《就是那只蟋蟀》:“就是那只蟋蟀/在你的记忆里唱歌/在我的记忆里唱歌/唱童年的惊喜/唱中年的寂寞……”是的,就是那只蟋蟀,在我的窗前吟唱,在你的窗前吟唱,唱出了人们心底共通的念想和羁绊,鸣声跨越时光,在夜空中久久回荡。

